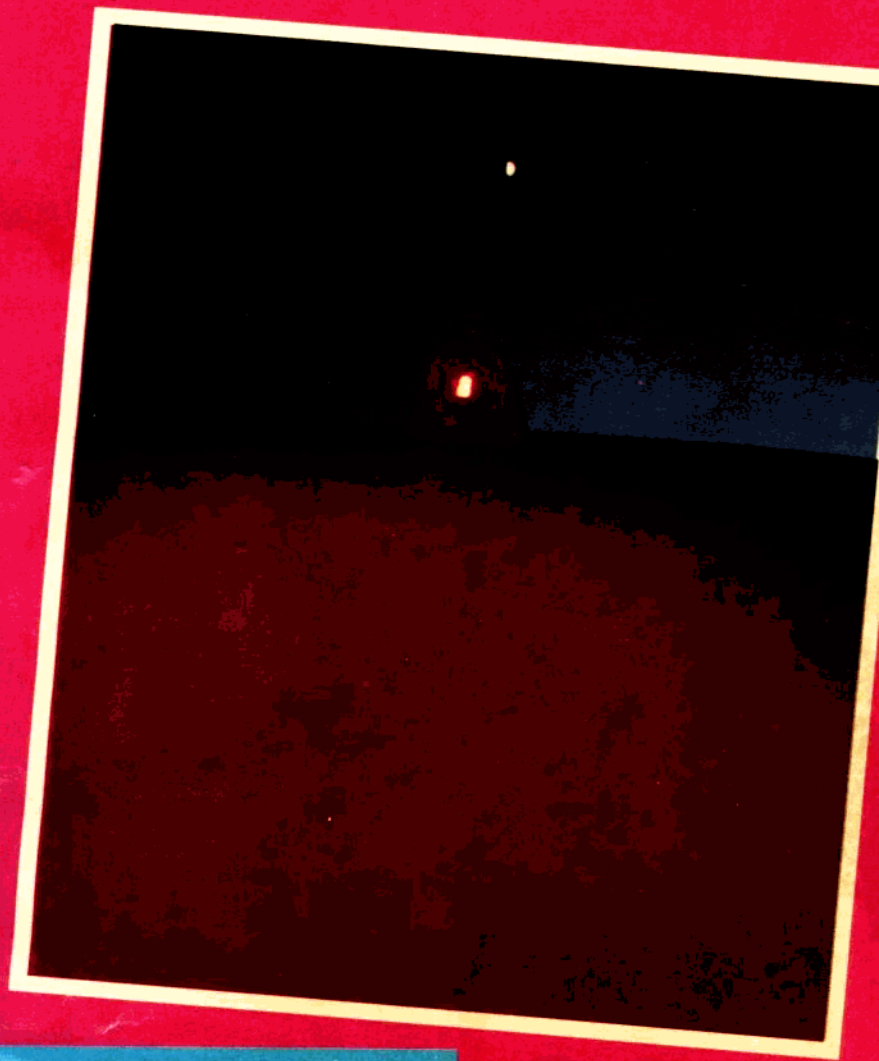




· 人生三昧 ·

系列

心靈的回聲

林 祁

福建人民出版社

XIN LING DE HUI SHENG

编者的话

大千世界，万般人生。自古以来，无数的睿者哲人都苦苦思索和寻找人生的内蕴与真谛，他们留下了许多精辟的思想和见解。但由于把握世界的角度各异，人生的感受和经验不同，几乎每个时代的每个人对人生的真谛都不能达到本质和真实的把握，于是，面对人生的串串难解之谜，产生了种种难以言喻的困惑。

每个珍视生命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存在是独特的、无可重复的，每个真诚地面对生活的人都在通过不同的途径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这套“人生三昧”系列书，集纳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有心人对人生的感受、思索、体验和理解，我们不敢企望这套书能够给读者解除人生困惑以立竿见影的现成答案，我们只是祈愿你们——亲爱的读者，在同作者一道品味人生酸甜苦辣的同时，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去填充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因为那神秘的思想的

音符原本就驻留在你们心的深处。

呱呱坠地的第一声哭，便是为人生之旅壮行的歌，从此我们便不再回头。我们不断地跨过人生的一个又一个门槛，我们的生命在不同季节开放着不同色彩、不同力度的花。无论是含笑还是含泪的日子，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都荡漾着真诚追求的梦，都留下我们深浅不一的人生履痕。

本系列已出三辑。第一辑是“老中青辑”，三位作者以各自深浅不一的人生阅历，思考生命、审视人生、品味青春，引人深思。第二辑是“女性专辑”，三位女作家以她们的细腻、慧智和真诚，谈人生、道命运、诉心曲，清新流畅，潇洒恣肆，为我们展示了另一半世界的别一番情怀。这一辑是“知青专辑”，作者大多与共和国同龄，几乎经历了共和国历史上所有最激动人心、最惊心动魄和最不堪回首的历史事件。他们在走过数十年的坎坷之旅后，仍然对人生有积极的追求，对命运有无悔的追忆。他们的人生感受，丰富而又独特，弥足珍贵。

人生永远！生命不朽！青春万岁！

心灵的回声（代序）

似乎走了很远很远的路。蓦然回首，青春不再。心灵孤独的沙漠，没有回声。

生命中最尖锐的疼痛，便是这无回声的死寂了。

叔本华说：思想家应当耳聋。有位画家亦对我说：诗人没有眼睛。

我自愧成不了思想家。那么，且让我倾听吧。

曾经在闽西群山间砍柴迷了路。你燃着松明寻我，漫山遍谷回荡着你生命的呼唤，回声如风涛云涌。

那时，由于年轻而不寂寞。

而今，城市之夜，霓虹灯闪闪烁烁，欲言又止，噪音逼我于失聪的苦痛。

害怕失语，我只好张大嘴巴。然而，心灵

的空谷，没有回声。

感谢你和我一见如故，灵魂的对话无拘无束。即使隔着山隔着海，也能感觉你正在世界的某一块地方倾听，或者倾诉。这世界如同回音壁，只要你轻轻地唤一声，也能在我的胸膛撞出沉重的回响。

只是你每每告诫：别玩弄语言游戏！别用美丽的辞藻装饰苍白的思想！

我于是陷于语言的囚牢。这世界原来就有许多情思无法表述；即使能表述，交付语言后，它的意义也每每被忽略。

我沉默，因为我困惑；我寂寞，因为我不能开口；而一旦开口，我便会坠入空虚的恐怖。

静了，现实世界无声地安静了。夜深沉。我感觉我的独在性。蓦然间，我听见内心的声音从天而降。

向你诉说这份生命的体验罢。也许，深度便是高度。微观便是宏观。只是，女人与男人之间的痛感是无法相通的。你永远无法亲临其

境。

我不再说，“人啊，理解我吧”，而说体验。体验生命的本源、灵魂的内在。体验人生的苦辣酸甜。体验的深度便是高度呢。

真的，假如你认真地体验了，你便能够接收这份心灵的信息、灵性的微语，而我也能听到回声。

1991年8月29日

于福州凤凰池

目 录

【 1 】 心灵的回声（代序）

• 漂泊之眼 •

【 1 】 寻找黄昏

【 7 】 樱花是这样一种语言

【 18 】 听声音

【 24 】 门·窗

【 30 】 临时家庭

【 37 】 身外之物

【 41 】 旋转的世界

• 黄金感觉 •

【 45 】 目光

【 51 】 看雪去

【 60 】 失恋

【 63 】 瞧我这样的主妇

【 72 】 师生缘

- 〔81〕 匆匆走过
 • 昨夜星辰 •
- 〔86〕 毓园雨迹
- 〔93〕 尺幅之间 浪漫万里
- 〔103〕 “咔嚓”四重奏
- 〔110〕 玩具女皇的悄悄话
- 〔118〕 非凡的女人
- 〔126〕 她教你写“人”
- 〔135〕 OK魔发师
- 〔140〕 年轻的立体诗
- 〔150〕 你这诗魔
- 〔155〕 阳光·土地·人
- 〔170〕 年轮
- 〔187〕 偶然相遇（代跋）

寻找黄昏

很久了 我们找不到黄昏
从一座荒岛
逃往另一座荒岛
左脚还陷在昨天

.....

——引自组诗《空船》

一个人的灵性在眼睛，京都的灵性在鸭川，而一天的灵性就在黄昏了。

黄昏的鸭川，琤琤的水流消溶了两岸的噪音，静下去，静下去。而从静的深远处，徐徐飘来湿润得富有柔情的风，轻拂着双双晾在石垒斜坡上的倩影。

真想也这样躺进黄昏，一直躺到夜色深沉。冥想你是我的整个宇宙，而且拈韵写成诗篇。但，现实拉我匆匆走过。对于半工半读的

留学生涯，黄昏是件奢侈品，我不敢享用。

难忘的一天。从荧屏悲惨的镜头逃出，我一头跌进黄昏。黄昏却也是血红血红的，向我的心逼拢，向我的情挤迫。哦，这不是我的黄昏，不是！我的爱，你在哪里？

静静地独坐，只能独坐。

声响全无是死，不是静。但丁说，在地狱里，连太阳都是静悄悄的。

或者你死了，或者你从死亡中诞生。

我感觉刻骨铭心的巨大孤独。在这黄昏，这夜与昼交替的时刻。

我们注定相遇在黄昏，尽管朝霞美得让人生妒，我们选择黄昏。别无选择，在诞生悲剧的时候，便诞生了你和我。

只因有太多的失落，我们总在寻找。曾经沿着故乡的河，溯中华文化之根。你问，这份执着，如今依然是黄昏的火？

曾经有日本人间你，乘船来的？言下之意，是“福建难民”吧？不！我们乘飞机来

的，准备坐船回去，这言下之意，嘿，气得那人无言以对。

多次使用你这小小的智慧，我亦赢得多番阿Q似的满足。

然而，你开始憎恶阿Q心态。人家高大，是因为你跪着，为什么不站起来？再一次高高地站起？

难怪你总是昂首挺胸，尤其在日本人面前，即使在散步的时候。

一个大写的人。你高扬的黑发是黄昏的旗帜，使我的目光激荡不已。

那天，列车上，我故意站在一个高头大马的白人身边，让周围的日本人发现自己高大的肉胞还是输给黑人，让他们也感到自悲——你的胜利法在狡黠的眼光里一闪，又失落了。你陷入沉思。

几声鸟啼从寺庙那边飞来，跌入鸭川。黄昏愈静了。

静寂正将鸟啼鸟语吸收消化，将天籁溶为一体，变成一种有声音的静寂。

哲学家喜欢黄昏。

康德和狗总在每一天的那个时候走过黄

昏。雅典娜的猫头鹰要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

很久了，我们寻找黄昏。

你的诗中有种被压抑的民族感。”但仅此不够，应穿透——王说穿透的时候很有力量，那纯正的北京腔凭添了某种魅力。

我们站在两种文化的边缘。边缘人的困恼在于：一、必须克服文化冲击；二、面临失去身份，觉得寂寞。做边缘人是痛苦的事。可是，基督教是在东方产生的，却成长于西方的边缘。儒家文化，发源在中国，却又在别的地方发展起来。所以，边缘人或者称为两栖人，经过艰苦过程，可以成为世界公民，对世界文化的交流，做些工作——孙向我“贩卖”刚从《二十一世纪》搬来的“思想”。

在黄昏时刻，我喜欢倾听。

黄昏是夜与昼的交替。

感谢你陪我走过这些黄昏。刚看完电影《菊豆》，你说，最后那把火烧得好，但还烧得不够彻底，为什么非留有一曲童谣做尾巴？你说研究这把火与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之火

的不同之处，是可以作篇好论文的。

不要怕毁灭，不要怕自我怀疑。思想需要重新洗牌。

你读黄昏，用你炯炯燃烧的眼光。

遥远的地方有一条江，那是中国的灵性。我从你的眼里，读到这条江。在这黄昏，这夜与昼交替的时刻。

我的心是漂流之舟，认定在你的眼里寻到了河流（不敢想象你是我的岸，可以靠上我疲倦的头）。

然而，你说，爱，没有归宿。
啊，你永远不知道，我是多么寂寞。

偶尔寻个黄昏，寻块河中的石头，（坐禅。
大诗人里尔克说，孤独者不能抬眼。一旦抬眼看上，就会完蛋。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且无语黄昏罢。

然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匆匆走过，
在黄昏，沿河岸，两架自行车，时而争论——

你一针见血，你釜底抽薪，你咄咄逼人；时而
沉默，时而唱一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时而快乐地喊：“多好啊，我们曾经活过”——
对着黄昏的河，清冷的风。

但是，我的生命曾经流过黄昏，这便足
够。我求索我得不到的，这便足够。

黄昏，是夜与昼的交替。
人生的黄昏，是生与死的交替。

我就站在这样的时刻。黄昏是我的黄金时
代。

我遇见你，在黄昏，于是有了“黄金感觉”。

于是，我喜爱荒神桥下那排横穿鸭川的石
块与石龟。鸭川在这一带清彻见底，可以让你
摸着石头过河。

于是，我特别喜欢赤脚踩着石龟走过黄
昏，感觉河水穿过指间的凛冽如同你的语言，
赠我一种抗拒后的欢愉。

禅宗说，骑着牛找牛。

我们就这样寻找黄昏。

我们提着鞋子涉过小溪，身后也有鹅卵石
——留在那儿……

樱花是这样一种语言

一直想写点漂亮的文字，关于樱花……

但，我怕“塌塌米”上的蜷曲。这么个大块头竟伏在矮矮的日本传统式的小桌上，恐怕全部的感觉都会被扭曲的。

只是，积习逼我俯案，即使猫着腰，盘着腿。

窗外，樱花正喃喃地叙讲着什么……

人生的许多缺憾，便是由于迟到一步而造成的。

1989年当我挤上“国际大循环班车”奔赴日本京都时，那一城款款的樱花，那凝聚晓春韵味的樱花，刚刚凋谢。

据说此花很美，而且花期极短。最赏心悦目，只有数日。精于花道的日本人最懂得怜惜樱花璀璨的“一现”了。

对我说这些的是曾留学北京的田中教授。

总感觉这话里似乎有点什么。

没来得及细想，我得匆匆赶路，苦苦地奔我的目标。

这目标说来并不特别，更不伟大，不外乎：读得书，赚得钱，看得世界。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被穷怕了。偏偏想象力不肯穷下去，总想着遨游环宇。不是早有前人谆谆教导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路倒是伸下地，飞上天，日益舒展。遗憾的是，出门反倒难了，曾几何时，中国人的腿变得短起来了！

也许，也正因如此，拼着走出家门者，便异常地幸运起来。

我该庆幸。虽然没能看到樱花。

“五一”那天真是我的劳动节。日语学校放假，我便打了十几个钟头的“阿鲁拜多”（临时工），这一天换取了相当于国内一个月的工资。难怪大量使用留日生的精明厂家会刷出这样的标语：“苦干两年，享福永年。”

我感觉兜里日币的沉重。

拖着发肿的双腿，我不得不靠在路边花瓣已悄然谢尽的樱树下喘息。猛地，田中教授的话竟在心头燃烧起来。它是花道，却不仅仅是花道……

我感到口渴。路边就是自动贩卖机。咖啡可乐，一按就有。但，我没舍得花一百日元。用它可以给女儿买双鞋，让她走起来轻快而美丽。我宁愿口渴。或者喝水去。日本的自来水不必煮沸也能喝，只要寻到水龙头，拧开便是。

只是，我的腿愈发地沉重起来。

我的面前是风驰电掣的车流。

我的脚下是地铁的风驰电掣。

我敢庆幸？！

比我早来日本的老乡L君说，他也只是隔窗看樱花的。

那时，他在OMM大楼的第20层涮碗，只是在午餐片刻，透过茶色的落地窗，窥看大阪城飘逸如云、浮漾似海的樱花。

那时，他赶着读日语赶着赚钱缴学费还债务等等，每天只睡三四个钟头，连做梦都没有